



法律界「賢達」集體失憶？

專業翻譯許多時要遵守「詞無定譯」的原則。筆者除英語之外，未通任何一門外語，所以只能拿中英雙語做介紹。不論漢語英語，許多字詞經常可以有褒貶兩義，理解和翻譯時必須按上文下理，也就是所謂「語言環境」（語境）綜合評斷。名詞翻譯尤須審慎，若有一字之不著，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近年香港有許多「親反對派」的法律界、政界的「賢達」和大學教師，都不約而同指稱香港在英佔殖時代行「三權分立制」。初聆此說時實在大吃一驚！筆者於是「六零後」，小時只知「行政立法兩局」是港督的顧問，立法局從來沒有制衡港督的職能。近日常有自擔香港反對派的小朋友到筆者在社交媒體的賬號「踢館」，有人留言批評筆者「只是中文好」、「法律不應評論」、「政治學也不應評論」……怪哉！自稱為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朋友，怎麼會忽然忘記了「說好要有的言論自由」呢！

其實筆者在回歸前還學過一點「不列顛憲法學」（British Constitution Law），因為當年事情多，上了課而缺席考試。如果用「重學歷主義」思維，也可以罵「潘國森不懂法律」，不過我永遠記得來自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的老師千叮萬囑，強調英國的政制不是「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而是「Separation of Functions」！因為回歸後有大法官、大律師、律師、法學院教師一起大合唱，許多香港人根本不知有「Separation of Functions」，這個重要憲法學概念在香港自然沒有什麼中譯可言，筆者按照事實，建議譯為「三權分工」。

據聞回歸後在香港學法律的年輕朋友不必修「不列顛憲法學」而改修《基本法》，如果老師講錯「香港向來行三權分立制」，實在非常不幸！有時筆者會想，今天一面倒的老法官、老律師、老教授，當年是怎樣在「不列顛憲法學」這門課合格過關？

整個港英時代，英國最高法院都是國會議院的樞密院（Privy Council），「老香港」都聽說過的「上訴到樞密院」的說法。獨立於國會的英國最高法院在二零零九年才正式成立，但是行政和立法兩個部門仍是一體，就在國會下議院。英國首相向來不是一人一票直選產生，「我的朋友查良鏞」許多年前在社評這樣寫，惹來大學生跑到報館門前示威燒報紙。「大俠」人都走了，學生不學無術亂罵人，至今仍未認錯道歉。

讀過「不列顛憲法學」的人都知道，英國政制是「國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理論上內閣領導的國會甚至有權變更國體，包括廢除帝制而指令英皇退位，也可以決定加入歐盟和脫離歐盟！歐盟全名是歐洲聯盟，英國在一九七三年加入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脫歐則在二零一六年，擾攘至今，令英國政府幾年間一事無成。

介紹名詞中譯，有助於理解事實真相。港英政制部分借鏡英國，當然不是「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Executive Dominance）。老法官、老律師、老教授是故意不依「不列顛憲法學」原則嗎？大合唱「香港向來行三權分立制」是「集體失憶」，還是為「司法權侵害行政權」提供「思想武裝」？

中英雙語翻譯這回事，可不是單憑「中文好、英文也好」就夠，還得要好好學習中國歷史文化和英國歷史文化。要了解多少？潘子曰：「多多益善！」



風雲變色的時刻

一年一度傳統節日端午節已過去了。賽龍舟、游龍舟水、包糉子、吃糉子，都是端午節最熱鬧的慶祝活動。端午節傳統故事相當多，其中不乏笑話。小朋友互相嬉戲「邊個夠我傻」，糉子的「糉」字與傻子的「傻」字很相似，小孩常以此作笑話。股市中人多信邪，見到家人包糉子，從不沾手。因為股市行衰運時被套牢，就如一隻糉子一樣，似乎不太吉利。（一笑）

在市場中有「秋官效應」的傳說。有人早早在秋官新劇播出前把股票套現了，而今仔細一算，秋官電視劇也將完結，市場中人暗暗心動，伺低再入市。其實，股市是否已到低點了？誰也說不準，看不明。

其實，全球無論是政經人士還是街市阿嬌，也都無法看清現時不確定的市場。事關中美貿易摩擦短期難解決，地緣政治甚至炮聲隆隆，政經都是如此難測，謹防有風險，謹防會有金融風暴來臨。很多人都在心內嘀咕着，「打到嚟啦！」

日前，國務院新聞辦公開發表《關於中美貿易磋商之中方立場》。國新辦發白皮書，其實目的是闡明中方立場：中美貿易磋商受挫，責任全在美方。白皮書發佈後，受到全球各方的輿論關注，必要且也是重要。而我們也認為，在如此極限施壓下，中方不可能就範，不可能會達成協議的。有理性的愛國人士，對於美方在真相面前推卸責任，非常憤怒。要知道中國人是一個勤勞、努力、奮鬥的優秀民

族，在各方優秀人士努力下，創新科技得到輝煌成就，例如5G技術，堪稱在全球前列，又怎能說中方向美方偷來的呢？加徵關稅實在是損人不利己，又怎能令美方「再次偉大」呢？再者，如果美方在磋商談判中強施壓中方，又如何公平公正令中方接受呢？我們認為中國絕不可能屈服讓步的。

成立70周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砥礪前行，努力奮鬥，而今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了。而且在外交上、軍事上都令全球矚目，而中國人民正處在幸福穩定的生活中，熱愛自己的國家。決不讓任何一方所打壓，決不讓任何一方無理取鬧，強行指責的。全國人民一起全力支持、擁護自己的國家，反制對方。中國是有理有節的，更重要的是中國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優秀的民族，白皮書發表闡述了中方立場，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經此摩擦，全球製造業出現疲弱現象，從金融市場方面，看到華爾街已響起警鐘了。在此風雲變色的時刻，再加上美國總統競選將到來，此時最焦慮的是誰呢？

如果沒有奇跡出現，環球經濟衰退已來臨了。上周，聯儲局眾多財政官員都在放風將減息了。事實上，上周澳洲央行已率先減息，顯然全球各國也敲起了警鐘。其實美國是最擔心的一個國家。

6月底，G20峰會召開在即。全球都在關注中美兩國元首的動態，然而經常變臉的特朗普，如果不再作反省，以理性態度調整心態，相信中美貿易磋商不會有奇跡出現。



做人爸爸甚艱難

在許多孩子眼中，爸爸似乎事事都懂，有什麼問題都可找爸爸解決，他是可支持及幫助子女的一座山，甚至是可撐起一片天的英雄！但知不知道，其實做爸爸的甚艱難，他們有時也想找個肩膀靠一靠，他們內心也有脆弱、渴望得到助力的一刻，而孩子往往能給予爸爸溫情的力量！

記得我小時有一次跟着奶奶返內地的鄉下，奶奶把爸爸小時候的東西拿到屋頂曬，我拾到一本爸爸看過的小人書，和爸爸的高字簿，看到紙上那些褪了色的鉛筆字，我思緒都飄遠，想像爸爸的童年是怎樣的呢？後來我在《曠野銀珠》一書中，以虛實交錯方式寫了一個男孩回到父親的少年歲月，體驗少年爸爸的辛勞。

最近我主持家庭讀書會，便特意和小朋友分享有關父親的兒童文學繪本，我選讀著名作家白冰的《爸爸，別怕》（圖）及台灣作家陳致元《熊爸爸去另一個城市工作》，兩位作家的圖書都以熊作主角，作品備受國際童書界關注，已被翻譯及輸出版權。前者的顛覆題目已引起兒童好奇，後者寫爸爸面對離家工作的辛苦孤寂，只有從孩子的思念中獲愛的力量。

我與親子一起閱讀白冰的故事《爸爸，別怕》，建議大家來一次角色扮演，小孩子試扮扮爸爸，都感到好奇：咦？爸爸是英雄嘛，爸爸平常會為孩子擋退他害怕的事物才對；為什麼故事中的爸爸這樣膽小？爸爸怕什麼？誰來給爸爸安慰和勇氣呢？兒童文學大作家白冰曾說，文學圖書一定要有好的創意，即絕妙的點子。他巧妙地以動物童話反映現代父子間的關係和相互扶持的需要，他別有心思地安排情節，把爸爸和兒子的角色性格顛倒過來——故事中的一對熊父子出發去森林覓食和探險，小熊卡卡一向依賴的熊爸爸，為何突然變成膽小的小兔子？熊爸爸好害怕森林深處的鱷魚和猛獸，那小熊卡卡應該怎麼辦？他怎樣鼓起勇氣，學習獨立並伴着爸爸闖關呢？

此繪本精美工筆圖畫很悅目，製造出許多翻頁的驚喜，令小朋友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到津津有味，而且自學會站在爸爸的角度，體會爸爸。是的，身為大男人的爸爸，其實內心也有柔軟的一面呢；小朋友的愛可化成力量，大家要給爸爸加油啊！



喜交新朋友看精彩人生

和一班已退休的朋友聚會，談起玩樂，其中一人拒絕參加其他群體活動，解釋說：「活到我這年紀，不想去應酬不相熟的人。」另一人和應：「我也不喜歡結識陌生人，和熟識的朋友來往足夠了。」

有一位大總編輯，當年日理萬機壓力頗大，為求見報，巴結他的名人不計其數。他退休後過着平淡閒靜的生活，他說：「目前最愉快的是無須再應酬一班自己不喜歡的人，脫離舊圈子過新生活，我目前交往的朋友都不是文化界而是運動圈子的。」兩者何其極端，或許因大家的性格不同吧。

我是那種年紀愈大愈喜歡結交新朋友的！年輕時要在友儕中找認同，尋求相熟的安全感。稍長，發覺一起長大的群體，真正的知心友愈來愈少，因大家的工作背景相異，成長軌跡朝不同方向，要保持惺惺相惜談何容易。

加入不同的群體，結交新朋友是

一種樂趣，新朋友的背景、工作經驗、人生經歷、處世態度和性格，常令我有意外驚喜。不同的新朋友在自己面前，就像面對一個新世界景象，有無窮的新鮮事物讓你探索。我這些年加入了不同的唱歌、跳舞、繪畫、藝術、氣功太極等等組織，認識和自己背景與工作範疇截然不同的朋友，卻有共同興趣，和他們交談的話題於我來說就新鮮不過，眼界大開。我常細心聆聽大家的分享，像海綿般去吸收非我生活圈可接觸到的事物。新朋友愈多，愈發覺自己渺小。

隨便舉一例，最近在一個人體寫生活動，來了一位新畫友，是移居巴西的華裔，閒談中說到巴西人愛吃肉，出生的大都是女孩，男女比例是一比八，男士遇到艷遇盡是平常……跳舞班的一位師兄最愛扭着水泡腰，講他年輕時做飛仔學跳扭腰舞的樂事。

來自各行各業、不同背景的新朋友，人人都有着不少精彩故事！



付秀宏



這個人這件事

剛剛過去的五月，內地文壇有一件事頗令小狸關注，甚至激賞。那就是由賈樟柯發起並成功舉辦的「呂梁文學季」。

其實，小狸關注賈樟柯這個人已經很長時間了。算起來，1970年出生的他，如今已屆「知天命」了。但其實，他仍是內地「第六代」導演中最年輕的一位。這個人的不凡之處，不僅在於他更年輕的時候，即他36歲時，憑藉《三峽好人》一片摘得當年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這也是「第六代」中獲此殊榮的第一位；而且，賈樟柯也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康城電影節終身成就獎的導演。

就是這樣一個賈樟柯，繼其導演的很多優秀電影如《小武》、《站台》、《三峽好人》、《山河故人》等廣為人曉之後，他「跨界」倡導並成功實施的「呂梁文學季」又一次驚艷了很多人的凡常目光。

小狸注意到，甚至連「官方喉舌」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文藝報》最近都欣喜有評：「呂梁文學季致力於將文學與閱讀的氛圍帶入大眾鄉居生活，讓文學大家為讀者提供閱讀指導和服務，使普通百姓感受到文學之美，搭建起文學家、讀者、批評家、出版人之間溝通交流的橋樑。」的確是這樣。在剛剛過去的5月9日至16日，就在這短短的八天時間裡，賈樟柯這個人做的這件事太有創意了，太具「初心」了，也更具現實

感與文學性了，實在令人欣喜，令人驚艷，甚至常令人為此津津樂道。

想想看，短短八天的時間，總共35場文化藝術活動的大家講演、學術對話、莫言研討會、校園日、工作坊、朗讀會、放映會、藝術展覽、圖書市集、榮譽典禮等密集呈現；莫言、蘇童、余華、格非、西川、梁曉聲、李敬澤等40餘位著名作家紛至沓來，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次文學盛會。

更了不起的是，首屆「呂梁文學季」的活動主題是「從鄉村出發的寫作」，其主場地賈家莊的選擇也是頗具象徵意義的，這裡不但是喬羽歌唱的《人說山西好風光》，而且是馬烽所讚美過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歷史與現實就是這樣能可貴又順理成章地演繹在一起了。那天，名家演講的舞台就設在水泥廠的舊廠房和爐室之間，格非在這裡以「鄉村的消失意味着什麼」為題講述了自己對鄉村的觀察，蘇童則以「我的鄉村，我的街道」為題遙憶了自己的文學創作與鄉村生活的淵源……

這是剛剛過去的5月，在中國的大地上響起的如此雋偉的文學之聲。就連梁曉聲當時都一再感嘆，「我們經常在北京的大學裡組織文學活動，也很難同時看到這麼多作家，賈樟柯能把他們聚集在這裡，實在太了不起了。」

但願賈樟柯和他的「呂梁文學季」可以就這樣一季一季地辦下去。



劉征

朱塞佩·托納多雷那部著名的《天堂電影院》當中有一群小兒，每當電影上映，他們就會以最快的速度穿過青磚紅牆的街道，跳開着等待魔法的降臨。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塊看起來平淡無奇的白布忽然跑出一些外鄉人更讓人驚奇的事了。

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大抵都有些關於電影院的記憶。在田間地頭幹活的時候，遠遠看到放映員騎着自行車悠悠地從田邊過，自行車後面架着片子，年輕人就會高聲問他今晚戲在在哪兒，放什麼電影，問完手裡的鋤頭就變輕了。晚上去打麥場，幕布早已架起來，麥垛上都坐着人。這時如果天氣不好，大家就開始擔心下雨，怕放映隊中間收攤走人。好在雨終於下了一點停住了，正收攤的放映員又重新開始轉動機器。對於觀眾，沒有比這更欣喜的事。一場電影看下來，心情於是圓缺了好幾回。

有時，電影院的記憶會與錄像廳的記憶混在一起。通常一到半夜，錄像廳老闆偷偷換上一些少兒不宜的內容，小夥伴馬上血脈賁張，這一夜就心滿意足。假如某日去了一家錄像廳，老闆沒有照規矩播放這些不可名狀的片子，心

蘋果向下佛手向上

水果的香氣，深入肺腑。有一次，吃老鄉送來山裡長的蘋果，「咔嚓」一聲咬下去，頓感氣味馥郁，滿口飄漾着甘冽的香氣，絲絲縷縷，一直沁入心脾。我想，蘋果的香氣如果會動作，一定特別喜歡擁抱，她的情緒被激發出來，哈哈，便不顧一切地抱住了我。

山裡的蘋果原汁原味，香氣落了一地。先是大口大口咬着，然後慢慢咀嚼，又把蘋果放在鼻端上嗅——那甘純的濃香，是蘋果在山裡長久修煉得到的香氣。蘋果若未被咬開，香氣自己不會出來，當你去咀嚼、品嚐它，這種香氣會很快散出來。

在蘋果園裡行走，鼻端飄過一陣陣香氣，香氣如絲帶般纏繞着我。三月，記得我去郊區的蘋果園采風。遠遠望去，銀白的世界令人驚艷，簡直是潔白無瑕的花海！一朵又一朵的蘋果花，密密匝匝挺立在樹間。有的已盛開，有的「猶抱琵琶半遮面」，有的還是花骨朵……

六月的蘋果園，有風輕輕走過，步子很慢。園子裡捂到透熱，時空成了太陽和雨水相互滲透着的醞釀。青果笑盈盈懸在枝葉上，像一盞盞飽滿的青燈；根在用力，看不見的養分輸送到蘋果燈盞上，向陽的一面已漸漸染色。八月來臨，有些蘋果被季節點亮了，一個個挑着燈的枝條像腰一樣被壓彎。九月，秋風蕩金，蘋果香氣繚繞，鼻息平添馥郁。十月，蘋果燈一旦被摘走，秋天負重的身體一下子輕鬆了。記得蘋果成熟時，香氣那般濃烈。成熟後的蘋果，在房間裡放置久了，氣味會漸漸平息。然而，蘋果的香氣是它基因裡的東西，存放在果肉中，只需咬破便可喚醒。

夏天的夜晚，我時常站在果園裡，抬頭看滿天星。突然，一顆流星劃過天空，落到遠處。記得小的時候，我曾對流星許願，希望它不要落到村裡的果樹上。如果真的落到果樹上，果樹的孩子——蘋果就和它們的媽媽一同被燒掉了。我很擔心，曾悄悄地溜出門，向村裡的蘋果園跑去。

月光下，蘋果樹的影子給園外的土路鋪上了地氈。一切那麼安謐，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我抬頭看村裡果園最大的蘋果樹，它靜靜地站在那裡，守着潤着夜露的青蘋果一聲不吭。肖復與說，蘋果無論青還是紅，它的香氣類似山上的溫泉汨汨流淌。它雖來自野外，但還能常與人親密交談。我小時候的經歷，就證明了與樹上青蘋果的交集。

相比而言，佛手比蘋果的香氣，則多了一種佛教梵音，佛手香如同音樂的展開，會漸次形成高潮與華彩，屬於天堂的香味。佛手屬於芸香科，芸香科的其它果實，柚子、蜜橘、甜橙、蘆柑、金橘，雖個頭不一，可哪個不是長得渾圓光潤？唯獨這佛手，果實不僅如拳狀開展，甚至如指般舒展，莫非真的沾染了聖佛之氣，才會此般卓爾不群？

蘋果向下，佛手向上。牛頓看到從樹上墜落下來的蘋果突發靈感，發現了萬有引力，蘋果不斷向樹下鋪散着香氣——讓科學家思維的駿馬馳騁，那種芬芳的氣息可謂功不可沒。而佛手的味道很香，有點兒像金橘的味道，在屋裡擺上一盆，滿屋子都瀰漫着清香，讓人一聞到就心曠神怡，則十分適合打坐。

佛手有令人浮想聯翩的奇特長相，類似人參的情狀，但人參是長在地裡的肉質根，生在北地吉林和遼瀋。從佛手原產地印度看，的確與佛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後來，佛手被人從印度不斷移植，如今我國長江以南的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浙江、江蘇、

福建、安徽和江西等地，都有佛手。產於浙江蘭溪的被稱為「蘭佛手」，產於福建的為「閩佛手」，產於兩廣地區的稱「廣佛手」，產於四川和雲南分稱「川佛手」和「雲佛手」。其中，最具知名度的無疑是浙江金華的「金佛手」。

佛手在金華已有近千年的栽培歷史。相傳，有一年金秋時節，在杭州為官的北宋詩人蘇東坡，因仰慕金華佛手的獨特芳香，特地跑到金華北山腳下觀賞佛手，揮毫寫下名聯：「沁人詩脾，清流環抱；香分佛果，曲徑通幽。」佛手的香氣，剛開始聞時並不十分強烈，在屋子裡放久了，它的香氣會愈來愈重。佛手是講究傳的，類似於傳教；那種香直達人心，真疑心它是上天賦予人的。這種水果的形狀很多，有伸指形的，就是果實像手指一樣伸開來；有握成拳形的，就是果實像手指握拳的形狀；還有攏手形的，就是果實像手指攏合的形狀，真是千姿百態。

蘋果為人喜歡，它是入世的，很接地氣，這是蘋果的性情使然。蘋果的心的向下，它把自己做成溫順的形狀，圓圓的，依附在我們身邊，香氣清新怡人。它擁有的香氣由250多種物質精妙混合，從極甜的紅蕉或金冠蘋果到極酸格拉文泰斯因蘋果、史密斯外婆蘋果，林林總總，可謂是萬香陣營。如此多層次的「甜」和「酸」，無論你怎樣挑剔，都會相中一兩種自己心儀的蘋果，當然用它做烘焙或點心輔料也最是應景。

佛手的情性是神性的，貌似古怪，形狀如千手觀音的手指，香氣卻是聖潔非常。佛手的香氣瀰漫在空氣中，繚繞在我們面前，裊裊婷婷，雖看不見，卻是佛手形諸於人前的翩翩舞姿。從這個意義上說，佛手是行善果、送香果；它在佛香的導引下，讓人們屏息寧神，一點點向上、向上領略着佛國的梵音。

電影院與異鄉人

朱塞佩·托納多雷那部著名的《天堂電影院》當中有一群小兒，每當電影上映，他們就會以最快的速度穿過青磚紅牆的街道，跳開着等待魔法的降臨。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塊看起來平淡無奇的白布忽然跑出一些外鄉人更讓人驚奇的事了。

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大抵都有些關於電影院的記憶。在田間地頭幹活的時候，遠遠看到放映員騎着自行車悠悠地從田邊過，自行車後面架着片子，年輕人就會高聲問他今晚戲在在哪兒，放什麼電影，問完手裡的鋤頭就變輕了。晚上去打麥場，幕布早已架起來，麥垛上都坐着人。這時如果天氣不好，大家就開始擔心下雨，怕放映隊中間收攤走人。好在雨終於下了一點停住了，正收攤的放映員又重新開始轉動機器。對於觀眾，沒有比這更欣喜的事。一場電影看下來，心情於是圓缺了好幾回。

有時，電影院的記憶會與錄像廳的記憶混在一起。通常一到半夜，錄像廳老闆偷偷換上一些少兒不宜的內容，小夥伴馬上血脈賁張，這一夜就心滿意足。假如某日去了一家錄像廳，老闆沒有照規矩播放這些不可名狀的片子，心

急的年輕人就會嘖嘖起來：「老闆，還不換片。」過不多久，觀眾就會如願以償。

這些記憶很真切快樂，但卻像是上輩子的陳年往事，和現在的生活格格不入。對於現在的年輕人，電影院只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選項。在他們的眼中，獲得全世界也只是動動手指的事。但電影院的存在不同於指尖下的世界。我初到杭州是七年前的夏天，正好是梅雨季節，天氣潮濕悶熱。我住在學校的宿舍，整個人情緒都不高。那時的下沙地區還沒建設好，到處都是荒地，有人煙的地方就是幾所學校的教學樓，出門遇到的多半是學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刷着手機更覺孤單。心情慢慢變差，人會不由自主地感懷獨在異鄉的苦楚。忽然有一天，聽說遠一點的商團東東城建起了一家叫做新遠的電影院。電影院很小，激光廳的屏幕也不大，但我很激動地跑去，從此有了一個固定的去處。

作為有別於工作、住所兩點一線的第三地，電影院就像是一成不變生活中的變量，給我循環往復的生活中帶來一些意外。每一次去電影院，都是去會見一個人，他會給初相識的我滔滔不絕地講他的故事，或者是第一部陰沉的文藝片，在聊哲學與人生。或者是《復仇者聯盟

4》或《哥斯拉II》這樣的科幻片，給我一個異想世界，讓我遠離了自己的正常生活。於是從電影院出來，整個街區都不一樣了。看完災難片，夜晚的街區像是一個被摧毀的廢墟。看完科幻片，路上的汽車都像來自未來的機械，在下午的藍天下泛着後現代時期才有的光。因為電影院，周圍的世界不再是以往冰冷的混凝土，成了我所喜愛的奇異空間。從此，我與此地合為一體。對於一個異鄉人來說，沒有比這種感覺更大的安慰。我因此常會把電影院看成是一個密友，聽它談天說地。就這一點來說，它的百變和想像力從來沒讓我失望過。

尤其是，與電影院的聯繫還帶有一種半強迫的性質。進入電影院的那一刻，就好像與它簽訂了一紙合同，在這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要被接受一套完整的邏輯。對於已經習慣於在無序信息中拼湊邏輯的人來說，這無異於一種休息，不必再擔心信息的瞬息萬變，電影院的故事是穩定的故事，整個人也隨之放鬆下來。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家周圍日漸繁華之後陸續又開了兩家電影院，進出的人總是絡繹不絕。或許在互聯網的世界，我們都是異鄉人，所以都需要一個這樣的朋友。它實現了我們對朋友的所有期待，既完整，又嶄新，又永恒。